



張美蘭
劉曼

著

《清文指要》

匯校與語言研究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

閱覽

劉 張
曼 美蘭

著

清文指要

匯校與語言研究

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

H221
20142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《清文指要》匯校與語言研究 / 張美蘭, 劉曼著. - 上海:
上海教育出版社, 2013.12

ISBN 978-7-5444-5098-0

I. ①清… II. ①張… ②劉… III. ①滿語 - 研究
IV. ①H221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3)第312606號

責任編輯 朱宇清

封面設計 鄭 藝

《清文指要》匯校與語言研究

張美蘭 劉 曼 著

出版發行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

易文網 www.ewen.cc

地 址 上海永福路123號

郵 編 200031

經 銷 各地 經銷書店

印 刷 啓東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開 本 890×1240 1/32 印張 18.25 插頁 5

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
書 號 ISBN 978-7-5444-5098-0/H·0224

定 價 42.00元

(如發現質量問題, 讀者可向工廠調換)

清文指要
下

《清文指要》封面

此句係說：說他此
句係化乃原主之
言也

有

這是什麼趣兒呢

碰釘子

這不是麼

住理

誰不給留分兒啊

給人留分兒來着

不非輕

了辱罵了

倒像神鬼指使的一樣

作什麼呢

就是你的便宜

心裡不豁亮

光你一個人知道能到那裡呢

可是說的有拐棍不跌跤有名望不失

敗興回來了

倒底把回着的老虎哄起來

得了便宜

纔休歇

有一點防爭的去處

與他無涉的則可

有名的利害人啊

那個刁頭你說他是誰

牛強着去了

倒底受

總不聽好話

從幾時

你惹他

他不尋趁你來

續清文指要
上

《續清文指要》封面

無漢續清文指要

乾隆己酉年

雙峯閣藏板

續清文指要

本書為 2011 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“近代漢語常用詞詞庫與常用詞歷史演變研究”(編號 11QZD125)子課題和北京市哲學社科項目“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北京口語研究”(12WYB018)階段性成果。

前 言

《清文指要》(百章)是《清文指要》(五十章,下文簡稱《指要》)及《續編兼漢清文指要》(五十章,下文簡稱《續編》)的合稱,該書是清朝較早刊行的一部大型滿漢對照雙語教材。

我們目前見到的早期的滿漢雙語教材有:《清文啓蒙·兼漢滿套語》(舞格編著,1730),其滿文、漢文總篇幅不及《清文指要》的一半。《清文百條》(又叫《一百條》《清話百條》)主要是滿語,僅有少量漢文對照。盧秀麗、閻向東(2002:205)指出:該書是清乾隆時期滿人智信編撰的一套滿洲話條。

追溯《指要》及《續編》百章的編撰,我們發現其母本當是《一百條》(tanggū meyen,成書於乾隆年間)。核對《指要》《續編》(百章)與《一百條》,兩者百篇之滿語部分內容大同小異,篇目順序不一,但《一百條》以滿文課文為主,僅有部分單詞標注了漢語解釋,而《指要》及《續編》則通篇課文全改編為滿漢雙語對照,且添加了序言、《字音指要》等項。

一、《清文指要》版本以及館藏情況

《清文指要》(百章)版本頗多,流傳甚廣。王敵非(2010)指出:《清文指要》現存於世有六種版本;《續編兼漢清文指要》現存於世有三種版本。我們目前找到的版本如下:

1. 乾隆五十四年(己酉年,1789)雙峰閣刻本。清華大學圖書館有藏,原本四冊,僅存三冊,含《清文指要》下(第26—50章)、《續清文指要》上(第1—25章)、《續清文指要》下(第26—50章)。存本三

冊漢文部分約兩萬餘字。因缺《清文指要》上(第1—25章),所以沒有《序文》不得而知。清華大學藏本的部分頁數還有手寫的滿漢文眉批。

清華大學所藏乾隆五十四年(巳酉年,1789)雙峰閣刻本,是目前我們所見的最早版本,學界很少提及,值得關注。

本書依據的A版的第26課到第100課也參照了清華大學所藏雙峰閣刻本。

2. 嘉慶十四年夏(1809)三槐堂重刻本(三卷,有《序》,另附《續清文指要》兩卷),這是最常見的版本。據《北京地區滿文圖書總目》(2008: 29):該本還藏於國家圖書館、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圖書館、故宮博物院圖書館、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。

我們見到的是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本。漢文部分共有兩萬七千餘字。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亦有藏。其文字與雙峰閣刻本(乾隆五十四年即1789)基本相同。本書以此為匯校底本,即正文中A版。

此《清文指要》作者信息不明,按所收內容看似來自作者的日常收集,且編者很可能是一位為朝廷工作的滿族翻譯官。

《清文指要》開篇有《序》,介紹了該書的編纂原因和目的,在於使通漢語而滿語生疏的旗人學習滿語和滿漢翻譯。如:“因是滿洲”、“未學翻譯以前,當知先學清語為要”、“任憑漢文怎麼精奧,下筆時,清語短少,不合卯榫,不成套數。”“因此,我在裏頭走的空兒,將老輩傳說,並我學記,一句一句的集湊着,共集百條,教我族中子弟,以書名曰,清文指要。此內,貫串落腳,各樣說清語的方法,雖不周旋,大概眼應用最緊要者具備。”《序》文之後是《字音指要》,簡要地介紹了滿語的語音特點、發音方法和i、ni、de等格詞綴的用法。正文是對話體或獨白體課文五十章。同時還有《續清文指要》課文五十章。共計100章。

三槐堂重刻本的第26至100課的篇目順序和內容與雙峰閣刻本(乾隆五十四年即1789)基本相同,出入不大。所以我們正文中A版第1到第25課主要依據三槐堂重刻本。

3. 嘉慶十四年(1809)大酉堂重刻本(三卷,另附《續清文指要》兩卷),據《北京地區滿文圖書總目》(2008: 29):該本還藏於國家圖書館、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、中國民族圖書館。我們見到的是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本。【因為對照三槐堂重刻本似乎內容出入不大,所以本書沒有作為著錄的內容】

4. 嘉慶二十三年(1818)西安將軍署重刻本(兩卷二冊),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、遼寧大連圖書館。我們依據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本,即正文中B版。

5. 清代智信撰《三合語錄》收錄了《清文指要》,有道光九年(1829)刻本、道光十年(1830)五雲堂刻本和道光二十六年(1846)炳蔚堂重刻本。

我們依據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道光十年(1830)五雲堂刻本,即正文中C版。有《序言》。按:該《序言》不同於三槐堂重刻本(1809)的《序》。北大圖書館著錄的圖書目錄上,將撰者署名為“智信”。

按:在檢索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目錄時,發現《清文指要》被置於《三合便覽》目錄下,翻閱《三合便覽》(1780)漢文部分後發現,並不見《清文指要》的蛛絲馬跡。南京圖書館古籍目錄似亦有相同的情況。又據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(稿本)》的記錄,《清文指要》為清代富俊撰寫的滿、蒙、漢《三合便覽》中的一編,內容為滿語的正字法和語音、語法,還有一些虛字的用法舉例說明,內容與本書所用《清文指要》無涉。而我們是在《三合語錄》目錄下檢索到的,可見稱《清文指要》收於“《三合便覽》”,實係《三合語錄》之誤,或彼言《三合便覽》中之《清文指要》實係另外一種書。

此外,還有其他年代不明的刻本和抄本若干種。如上海圖書館所藏清咸豐三年(1853)順德所錄抄本。國家圖書館亦藏有手抄本《清文指要》,但僅有前25篇,且其他信息不明。

《清文指要》曾流傳至中國南方,1851年傳教士哈克神父(Abbé Huc)曾從南方帶給威妥瑪,因此該書曾為外國人學漢語時所參考。(參見《語言自邇集》一版《序言》)

《清文指要》也曾遠播至丹麥(哥本哈根大學圖書館有藏)和日本(天理大學、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有藏)等國。可見該書當時在國外流傳之廣。(參看張華克《清文指要解讀》，文史哲出版社 2005 年，第 1 頁。)

二、《清文指要》(百章)改編為域外漢語教材之情況

《清文指要》(百章)是一套清代著名的滿漢雙語教材，逐漸成為清代滿人學習漢語的教材。這本教材也成為清末外國人學習漢語北方話的教材之一。

1. 《語言自邇集·談論篇》與《清文指要》內容相同

1867 年，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 (Thomas. Francis. Wade, 1818 - 1895) 編寫供西方人士學習漢語官話(北京官話口語)的教材《語言自邇集》(Yü-yen Tzū-êrh Chi, “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,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”，一套循序漸進的課程，專供學習中國通行於首都和直隸衙門的漢語口語的學生使用)第一版出版。它本來為英國使領館的學生譯員而編寫的，其論說、注解與翻譯，都是英文。該書 1886 年再版，1903 年出了第三版。中間有“散語、問答、談論篇、踐約傳(第二版才加)”等中文內容。由《語言自邇集》第一版《序言》可知，其中的《談論篇》在《語言自邇集》出版前的 1860 年就曾和其他內容一起出版，書名為《問答篇》。從內容上看，《問答篇》段數多於《語言自邇集·談論篇》。據原文比對，其中關於一對奇怪的夫婦的言論，暴行和外遇相關的兩段內容不見於此《談論篇》中。《語言自邇集》1886 年第二版中，《談論篇》部分內容稍有改動，但第三版却將《談論篇》部分全部刪除。

據此可知，《談論篇》(百篇)直接改編自《清文指要》或由《清文指要》的流傳本再間接改編而成。這部滿漢雙語教材成為當時“對外漢語教材”之組成部分。在北京是外國駐京使館人員常用的漢語教材。

2. 《語言自邇集》流傳到日本,《談論篇》隨之得到編譯和再改編。明治七年(1874)三月,日本首任駐華公使進駐北京後發現:清朝官場已改行北京話,各國公使館皆有留學生在京請人教純粹京話,因而要求外務省從漢語學校選派學生到京學習。明治九年三月,中田敬義作為學生譯員派赴北京:“來到北京一看,沒有語言學的教科書,只有當時英國駐中國公使威妥瑪所作的大本《語言自邇集》。這本書的確是很珍貴的書,價錢十分地貴,買不起。就找了中國的抄寫工抄寫,請了名叫英紹古的教師,進行語言的學習。”(參見中田敬義:《明治初期的支那語》,載日本《中國文學》,1942年,總第83號。引自錢婉約 2005: 69)這本書被帶回日本,在沒有北京官話教材的情況下,日本中國語教學界就使用了《語言自邇集》作教科書。在東京外國語學校,當時的教學情況是“以學校僅藏的一部《語言自邇集》為原本,讓學生全部抄寫之,作為教科書”。

明治九年九月,日本的漢語教學,從官方到民間,都轉向北京話口語。因而反映當時北京話口語的威妥瑪的《語言自邇集》成為當時日本應急轉向期間的漢語課本。在《語言自邇集》的影響下,針對日本人學習漢語的需要,日本也陸續出版了一批截取或改編《語言自邇集》而成的中國語教材(參見張美蘭 2011),加速了漢語在日本國內的傳播。如:

(1)《亞細亞言語集支那語官話部》(全文編譯了《談論篇》)

由日本學者廣部精(1854—1909)編譯的日本最早的以北京話為標準語的著名中國語教科書之一。這部書從 1877 年開始編譯,1879 年 6 月第一版(小石川清山堂社)問世,以後陸續增訂,成為日本明治時期影響最為廣泛的中國語教科書。

(2) 廣部精《總譯亞細亞言語集》(支那官話部)(全譯了《談論篇》)

共四卷,分別在 1880 年、1882 年先後出版,編排格式,前邊為中國語,後邊為日語譯文。對《語言自邇集》進行了全文翻譯,涉及漢語發音日語翻譯、散語續散語中語句與短文的日語翻譯,《談論篇》全譯及語句與短文的日語翻譯。

(3) 福島九成《參訂漢語問答篇日語解》(1880)(全文改編了《談論篇》)

該書將《語言自邇集·談論篇》百章中文內容改編而成，書名中的“問答篇”其實就是《語言自邇集》的“談論篇”。在中文句子下，逐句用日文作了注解，故稱“國字解”或“日語解”。全書 103 章，加上小標題，用詞構句上略有小變，參見張美蘭、劉曼(2011)。

3. 《語言自邇集》流傳到朝鮮，《談論篇》隨之得到流傳和改編

《語言自邇集》流傳到朝鮮，得到重視。韓國宋憲爽編撰(1921 年德興書林和林家出版社，舊活字本)《自習完壁支那語集成》第六編《談論》34 章，我們核對發現總共改編《談論篇》34 課，各篇標題一律以雙音節詞命名，如“新喜”(談論篇百章之十一)、“弟兄”(談論篇百章之十七)、“朋友”(談論篇百章之十八)、“當差”(談論篇百章之十三)、“學話”(談論篇百章之一)、“看書”(談論篇百章之八)、“膽大”(談論篇百章之三十五)、“買馬”(談論篇百章之三十三)等。將《談論篇》百篇與《支那語集成》之《談論》34 篇一一對照，發現這 34 篇偏重在《指要》的那 50 篇內。

4. 俄國著名的漢學家東正教教士 И. С. 波波夫在完成俄國駐京使館領事職務，1902 年卸任回國後，在彼得堡大學任教，也是用威妥瑪的《語言自邇集》為教材給一、二年級漢語專業學生授課的(參見張方 2005: 201)。

因此，《清文指要》文獻經過《語言自邇集·談論篇》的收錄和改寫而進一步得到海外傳播，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北京話成為漢語官話的歷史事實，也間接反映了《清文指要》在 19 世紀末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材的歷史。《清文指要》不僅可以作為滿語和漢語的研究語料，還可以作為對外漢語教材編寫史和傳播史的重要資料。

三、《清文指要》(百章)之學術價值

1. 《清文指要》(百章)之歷史價值

《清文指要》成書於乾隆時期，其背景正是清政府早期大力推行

“國語騎射”之國策。該書第一篇《念滿洲書》、第二篇《學清語》正反映了八旗子弟努力學習滿語的情況；第六篇《念書去》反映了清代滿語教育制度的形式之一——私塾教育，此外還有官辦的八旗官學和半官辦性質的義學。第十三篇《射步箭》、第五十一篇《打圍》正反映了八旗子弟習練騎射的情況。

清代翻譯科考試始於順治初年，正式設立於雍正元年(1723)。第三篇《學翻譯》、第四篇《考翻譯》則反映了他們學習滿漢翻譯、報考翻譯科考試的情況。

《清文指要》之內容是我們瞭解清代早期“國語騎射”國策的鮮活材料。可以為相關研究提供參照。

2. 《清文指要》(百章)之文化價值

《清文指要》百篇還記錄了當時滿族人的婚喪嫁娶、生老病死、親友交往、做官當差、生活起居(包括天氣、購物、游覽、主僕之間等)、家庭倫常、懲惡揚善、祭祀迷信等內容，富有文化價值。

婚喪嫁娶，如 F28《吊死》、F19《求親》等；做官當差，如 F62《議論功名》、F56《選舉》、F61《公道待人》、F76《責兒力學》等；生活起居，如 F53《冬日大風》、F31《泛月》、F36《久雨》、F87《誠人懶惰》、F30《遊春》、F41《隔窗捕雀》、F17《買貂褂》、F18《買馬》、F82《誠人耽酒》等；生老病死，如 F26《重探友病》、F22《熬夜生病》、F25《探病》、F24《病不服藥》等；祭祀迷信，如 F29《上墳》(反映了滿人祭神、背燈後都要請親友吃大肉的習俗)、F39《鬼崇》、F48《辯論星士》等。

3. 《清文指要》(百章)之語言學價值

《清文指要》滿漢對譯，是研究清代滿語或漢語的重要語料。

第一，《清文指要》不僅是清代學習滿文的名著，至今仍具有滿語歷史教科書之價值。

臺灣滿語學者張華克(2005)為滿足當代滿語學習者的需要，對《清文指要》《續編兼漢清文指要》百篇之滿文內容進行解讀，保留了100章滿漢雙語課文，增加了羅馬轉寫、口語音標、滿漢詞語注釋和滿文生字索引，出版了《〈清文指要〉解讀》《〈續編兼漢清文指要〉解

讀》。這為我們解讀兩百多年前的滿語提供了直接資料。

《清文指要》雜有少量滿語詞，如“阿媽、阿哥、章京、膊洛蓋兒、肱星兒”等；受作者母語蒙古語和滿語影響而高頻使用的短語“……的上(頭)”，表示原因；以及用“……的時候”表示假設，反映了清代中前期滿人入關後學習漢語和使用滿漢雙語的“中介語”階段。

第二，《清文指要》中有大量的北京話口語詞。

反映了兩百多年前北京地區的口語面貌。如：“老家兒、家雀兒、晌午、日頭、黑早、黑下、胳膊窩、街坊、早起、身量、兩下裏、絮叨、打瞪兒、打前失、鑽頭覓縫兒、瞧、瞧瞧、尋趁、儉省、外道、簡決、絮煩、勤謹、使不得、使得、管保、罷咧、來着、望着、望”。

《清文指要》不僅反映了當時北京話的詞匯現象，還反映了當時北京話文白異讀的語音現象。書中“剛”也作“將”、“剛才”也作“將才”、“將將”也作“剛剛”，反映了晚起的文讀“剛”與早出的白讀“將”競爭共存而後者占優勢的局面。“略”也作“料”、“略略”也作“料料”、“大料”也作“大略”、“不料”也作“不略”、“料估”也作“略估”，反映了文讀“略”和白讀“料”競爭共存而後者占優勢的局面。

第三，《清文指要》中有顯示清代漢語特點的新詞。

是非問句語氣詞主要用“嗎”是清代新的用法。清代文獻，如程偉元壬子活字本《紅樓夢》(1792)“嗎”的用例都不及“麼”；《清文指要》中主要用“嗎”，極少用“麼”，突顯了18世紀中後期以來“嗎”取代“麼”的新趨勢。其他文獻這種現象呈現較晚，如《兒女英雄傳》(1878)，“嗎”才超過“麼”；《老殘游記》(1903)中，“嗎”相對“麼”才取得了絕對優勢。《清文指要》中“嗎”可以用於選擇問句，如第34章：“說我來的遲了，這們個舉動嗎？還是怎麼樣呢？”這種用法不見於其他文獻。

再如，句末語氣助詞“是呢”(多表示祈使語氣)，很少見於其他漢語文獻，只見於《老乞大新釋》《重刊老乞大》和《清文啟蒙》(1730)，這種用法《清文指要》中有數例。

第四，《清文指要》(百章)不同時期改編版，表現出明顯的詞匯

用語的個性特點和時代變遷線索。

(1) 有關“您”來源問題的考辯，敬稱代詞“您”考源，首先見於 D 版 1867 年第一版《語言自邇集·談論篇》(百篇)中的“兄臺”(1886 年第二版改為“您納”)該詞對應的 ABC 版分別用詞為“阿哥”，尊稱對方。

(2) 太田辰夫(1987/2003)認為“倆”可能是從清初開始使用的，舉了蒲松齡《磨難曲》(1700 年後)和《兒女英雄傳》(1878)的例子，《紅樓夢》中未見用例。《語言自邇集·談論篇》：“直瞪着兩眼”第二版改為“直瞪着倆眼睛”，提供了晚清的語料及當時人的理解。

(3) 《紅樓夢》前 80 回本和《兒女英雄傳》中無現代漢語常用的“剛才”，一般用“將才”、“才剛”。《語言自邇集·談論篇》提供了清末的用例。

第五，《清文指要》各版的用字為研究近代漢字形體提供了資料。

如：“倘”，即“躺”，明代至清初一直是記錄“躺”的習用字，《清文指要》(1789 年、1809 年)仍用。但大致以乾隆時期為界，義符从“亻”變成“身”，“倘”變成“躺/𢦏”，《指要》B、C、D、E、F、G 版即用新寫法。𢦏，“賺”之異體。“賺”明清多用。“拑”，表“抓、握、拉”，是“攥”之異體。支，“揞”之俗寫形式。

從元代開始，動詞“題”、“提”表“言說”義十分常見。據王麗玲(2011)調查，清代以前文獻中“言說”義“題”的使用頻率總體上明顯高於“提”，明代小說中“題”的比例仍很高，“提”元明時期的用例逐漸增加，“提”的普遍使用可能還要晚一些，要到清代“提”的用例才明顯超過並最終吞併了“題”。

4. 《清文指要》(百章)與 19 世紀末世界漢語教育史

《清文指要》文獻經過《語言自邇集·談論篇》的收錄和改寫而進一步得到海外傳播，在 19 世紀末世界漢語教育史上寫上光輝的一頁。成為近幾年學界研究的新熱點。有些學術問題還可以進一步探討。如：